青未了
随笔
齐鲁晚报
星期三 2014.11.19
A20-A23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窥海斋】

我们为什么旅游

□林少华

鲁迅先生说人一阔脸就变。脸变没变不好断定，如今国人阔肯定是阔了，而且是相当阔了——没准比“赵太爷”还阔——阔的证据之一，是不再窝在家里受用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满世界旅游。尤其国庆这样的“黄金周”，几乎无人不游。于是网上戏曰：月入两万国外游，月入一万国内游，月入五千省内游，月入三千郊游市内游。总之非游不可，不游不快。岭南塞北，海角天涯，“到此一游”触目可见——非阔而何？

势之所趋，我也游。非我瞎说，仅青州就游了三次。前年青州，去年青州，今年青州。既非遥远的美国加州，又不是近邻日本的北九州，也不是国内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贵州，非青州不可。何苦非青州不可呢？虽说青州名列古九州之首，但明清以降因改称益都，青州之称早已淡出。直到1986年才复称青州，却也不过是小小的县级市。说实话，我始知青州是因为读三国，而实际确认则是几年前途经作为铁路站名的“青州市站”时的事了，当时我心想：为什么叫“青州市站”，而不像“广州站”那样就叫“青州站”呢？据我所知，站名刻意加“市”字者，仅此一例。

但我连年三游青州，当然不是为了研究“青州市”课题，也不完全因为自己大体属于“省内游”一族。那么因为什么呢？到底因为什么呢？我必须给自己一个答案、一个回复、一个交待。

青州的旅游景点联翩闪过我的脑际：云门山号称天下第一大的“寿”字、驼山隋唐石窟摩崖造像群、仰天山佛光崖和千佛洞、有“北方九寨沟”之称的黄花溪、山东省保存最好的明清古村落——井塘古村以及范公亭、三贤祠、李清照故居、偶园、昭德古街……最后重新闪回并交替定格的，只有井塘古村和昭德古街。村头的轱辘井和井旁挂满小灯笼般硕果累累的柿子树，村路旁黑漆斑驳、木纹裸露而不失雅趣的老式木格窗，点缀几枝金黄色的野菊花或几朵紫色牵牛花的半截残缺的石砌院墙……和井塘古村同样，昭德古街也没修复。古旧的青砖灰瓦、格窗板门，时有书香门第或大户人家的飞檐翘角，破败却又透出一股傲岸之气。尤其是金乌西坠而夕晖照临之际，漫步其间，恍惚觉得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赵明诚、李清照正迎面走来或擦肩而过，甚至闻得袁绍、曹操官渡鏖兵的马蹄声声……

我思忖，旅游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寻找陌生美，体验异文化冲击，如境外游和境内边塞之旅；另一类是寻找熟识美，体认某种已逝的记忆。以中国古典言之，即“似曾相识燕归来”、“风景旧曾谙”。用我翻译当中遇到的法语来说，大约就是dejà-vu(既视感)。再换个说法，前者是探访他乡或异乡，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后者则是追问故乡，怀有寻根意识和归省情思，所去之处无不是扩大了的故乡，无不是为了给乡愁以慰藉。在这个意义上，后者也是在寻找自己的童年以至人类的童年，因而脚步每每迈向乡村或依稀保有乡村面影的小城小镇。

雷蒙·威廉斯有一本书叫《乡愁与城市》。他在书中写道：“一种关于乡村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关于童年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记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的记忆，还有对童年的感受，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的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这段话不妨视为对后一类旅行的理性解释和补充。是的，是在寻找最终疏离了自己或者莫如说自己疏离了的那个世界和对那个世界的童年感受。简单说来，怀旧、怀乡！

那么，我的青州旅游属于哪一类呢？答案已不言而喻：属于后者。对我来说，青州不外乎是之于我的扩大了的、泛化了的故乡。抑或，我在青州找到了自己已然失落的故乡、已然失落的童年。惟其如此，我才连游三次仍乐此不疲。在广义上，我和我这样的人是在迷恋现代化、城镇化前的宁静，迷恋小桥流水、炊烟晚霞的温情，迷恋人类永远无法返回的童年和庇护童年的“周庄”。

而这，也说明自己老了——自己已不具有登高远眺喷薄欲出的朝阳的体力和勇气了。就此而言，之于我，青州之旅并不仅仅是寻找故乡、寻找庇护童年的“周庄”和自己，也可能是在寻找身为都市异乡人的当下的自己。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旁观者说】

买名画和买名牌包

□肖复兴

其实，不应该操心大款手里的钱是怎么个花法儿。华谊兄弟的董事长王中军斥资6000多万美金(人民币3.77亿元)，从拍卖行拍下梵高的名画《雏菊和罂粟花》，一时成为爆炸性新闻。中国人本来就是有钱了，大款一掷千金，按理说不是什么新闻。新闻的由头，与其说是王中军，不如说是梵高。因为，我们中国大款今天这样的豪爽派头，很容易让人想起27年前即1987年日本暴发户花4000万美金拍下梵高那幅有名的《向日葵》。英雄自古所见略同，大款从来出手掷地有声。

日本人买下并砸在手里的那幅梵高的《向日葵》，至今仍为人所诟病。如今，中国人热情追捧，使得梵高画作价格继续攀高。有人说是至此“中国进入了无国界收藏时代”，有人则说“欧美的艺术掮客，在日本暴发户沉寂多年之后，终于等来了中国的大款”。其喜、其忧，或赞、或弹，有酸、有甜，莫衷一是。

都说盛世玩收藏。盛世，对于收藏的市场而言，其实，也是一种乱市。在商业化时代，利益挟各种名号以令大款跃跃欲试，中外大小拍卖行鱼龙混杂，浑水摸鱼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对于西洋油画，由于我们没有欧美国家那样深厚的关于这方面的文化背景、美术教育和艺术传统，对于西洋的油画缺乏深度认识，不过是自徐悲鸿、常玉、庞薰琴那一代人留洋之后，才有了油画中的中国。不仅对于如今的那些大款，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有关西洋油画的认知、研究与鉴赏能力，都是缺乏的，对于古典乃至印象派等不同风格的油画的普及，就更谈不上了。这与我们美术馆的普及程度和美术馆的藏品丰富程度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缺乏这样的美术馆文化传统，相比之下，在西方哪怕是一座小城市都会拥有自己的美术馆，每一所大学也有自己的美术馆，里面即使藏有梵高这样的名画家的名画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据我所知，在我国，大概只有中国美术馆藏有一幅外国友人赠送的梵高的画。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于西洋油画的认知和鉴赏水平，更多地存在于对于名字的崇拜上。梵高，便是这种名字崇拜下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他的画作价格被亚洲人不断炒高，再一次证实了中日大款的名字崇拜之异曲同工。在这里，名实之间，名已经远远超过了实。这种心理和举动，和我们兜里有了点儿小钱的中国人跑到巴黎等地买名牌包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大款更愿意高雅一下，到佳士得或苏富比去买名画；而小款们则愿意到老佛爷店去买名牌包。

于是，这样的所谓高雅艺术绑架大款的新闻，很容易带动着大众文化的心理谱线随之起伏荡漾，人们会以为拍卖行拍卖的作品才是艺术或者说就是艺术。这就是法国贡巴尼翁教授在他的著作《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曾经说过的：“将艺术简化为制度与市场，凡画廊所展示的东西均为艺术。”在这里，无论是画廊还是拍卖行，人们很容易将价格认成了价值。而艺术真正的价值，在这里被拍卖出的巨额美金或欧元的价格所偷梁换柱。那些中外艺术掮客则假借艺术之名玩弄市场，并在其中大获其利。

当年，包括梵高在内的那些印象派画家穷得叮当响，他们的画并不值钱。当时，愿意收购他们的画作的商人，当然也是和我们今天的大款一样出于商业眼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更具有艺术的眼光。他们并不是只追捧声名显赫的画家，不是只摆出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的劲头儿，而是能够沙里淘金，从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中识得真货色。当初，许多印象派的油画就是这样被美国商人以极其便宜的价钱买走，其中，相当一部分雷诺阿的油画被费城的商人买走，至今依然存于费城，如今的费城甚至有自己的雷诺阿的专门研究机构，前年，他们还举办了《晚年雷诺阿》的特展。他们当年的收藏，不止于私人，变成了今天社会的财富，确实是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的王中军们如今挺进欧美古典和印象派油画的世袭领地，摘取梵高的画作得胜而归，虽是好事，却也只是起步，要想乘胜追击，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舒乙忆老舍之三】

老舍、胡絜青藏画集

□舒乙

不管怎么说，在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夫人的名下，有了一批珍贵的字画和文物的收藏，怎么处理它们，怎么让它们更有作用，是个摆在后辈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商量，大致有以下四个方向：

一是捐赠给国家，保存在有关单位，让它们能得到妥善的永久保护，也让它们能见天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能看见它们、欣赏它们、研究它们。这样的举动已经有过两次：一次是将胡絜青夫人本人的绘画精品八十余幅捐给了北京老舍纪念馆，将来待那里得以扩建之后，有可能专门辟出一座“胡絜青画廊”；另一次是将十六幅顶级的美术作品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这批画作的核心包括齐白石老人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凄迷灯火更宜秋》，齐老人按苏曼殊诗句绘作的“春、夏、秋、冬”四景以及傅抱石先生自己最珍爱的得意杰作《桐荫图》。之所以选择捐赠给中国作家协会，而非中国美术馆或国家博物馆，主要原因是这批美术作品是以文学诗句为内容，是一位作家点题而由美术家完成的，而存画者恰是一位作家。

第二个方向是公开拍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得款项用在老舍事业上，捐给老舍文艺基金会，用来颁发老舍文学奖；捐给中国老舍研究会，用来召开老舍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研究专著；捐给五座老舍纪念馆(北京老舍纪念馆、青岛骆驼祥子纪念馆、重庆北碚四世同堂纪念馆、济南老舍纪念馆、济南老舍故居纪念馆)，用于举办和开展各项与老舍有关的文化艺术活动。

第三个方向是举办一次“老舍、胡絜青藏画展”并在开幕式上举办字画的捐献仪式。此次活动计划于2015年春节期间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为期一两个月，让广大观众能有机会目睹这批精彩的藏画，其中包括已捐出的部分书画精品，届时将借出一并展出，以期展现老舍、胡絜青藏画的全貌。

第四个方向是正式出版《老舍、胡絜青藏画集》，计划分五卷出版，由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来操刀编辑，负责拍照、剪辑、图文编辑，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负责出版。第一卷是“老舍、胡絜青卷”，收有少量他们本人的书法和美术作品，有老舍先生的二十余篇关于美术的论述。第二卷是“齐白石卷”。第三卷是“古典卷”，这一卷自明代沈周起至清末民初和解放初期的吴昌硕和黄宾虹止。第四卷是“当代卷”，包括的当代艺术家非常多，简言之，自郭沫若以下，包括林风眠、傅抱石在内，基本上要谁就有谁。老舍先生不幸辞世后，胡絜青先生又活了三十五年，至2001年5月21日去世。长期以来，她和她同代的艺术家们有着密切的交往，互有馈赠，收藏了一大批当代大家的作品，琳琅满目，格外可观。第五卷是“索引卷”。索引卷里除总目外，还有两个特别的清单目录，一个是遗失的老舍、胡絜青藏画清单目录，这里面颇有些重要书画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但由于各式各样原因而丢失散落或被抄家劫走而未归还的，有必要尽可能一一记录在案以便备查；另一个是胡絜青先生的美术作品目录。胡先生一生作画当在两千幅以上，可惜目前仅有百余幅知道下落，其他则不知所终，很有必要将现在所能知道的一一列出，以供备查备寻。这个清单对胡絜青先生是个很好的纪念，这位杰出的当代女画家在她的两位伟大的老师——齐白石和于非庵——的培养下，在长达五十年的从艺生涯中终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画菊、画松上有突出的造诣，形成了她那苍劲有力又兼具柔美的个人画风，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崇敬和爱戴，被称为德艺双馨的女艺术家。

在《老舍、胡絜青藏画集》里，除了字画之外，还将他们收藏的重要的篆刻作品也收录了进来，将印章的正底面、边款和立体照片一一呈现出来，里面不乏名家的精彩之作。另外，还将砚台的拓片也放了进来，因为这几方砚台也都来历不凡，很有名堂。

出版这个《藏画集》的目的是不让老舍、胡絜青收藏的字画单单储于密室、秘而不宣，而要将它们公之于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可及的财富，可观、可读、可探、可研。这就使这批藏画走入了社会，而不单是个人的喜好，也就有可能拥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和作用。这大概也是当初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夫人费尽心血收藏和保护这批宝贝的初衷吧，那就是要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让它代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使之傲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增强民族的自信，走向世界大同。

（本文作者为老舍之子，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孔昕
设计：壹纸工作室　晓莉